

王周生著

笑过的印记

世界上没有一个视角能让我们看清事物的全部，站在这个角度能看清这一面，站在那个角度能看清那一面。男性文化中心的角度和女权主义的角度看出去的世界当然不一样。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文匯出版社

海

派

女

作

家

文

丛

笑过的印记



王周生著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伟 车明玉

封面装帧：周夏萍

· 海派女作家文丛 ·

笑过的印记

王周生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译成印刷厂印刷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6,000

印数：1—6000

印张：11

ISBN 7-80531-401-2/1·22

定价：16.00 元

目 录

乡音	(1)
心中，有这样一间草房	(5)
归宿	(9)
贺卡也庄严	(11)
家乡在我心中	(14)
断肠人在天涯	(17)
那夜星空	(25)
这不是一颗流星	(28)
小小小小鸟	(31)
给儿子十四岁生日的信	(33)
背书包的小女孩	(36)
今年属狗，去年属猪	(39)
痴痴小书迷	(42)
小杰西卡事件	(44)
从《紧急抢救》谈起	(47)
总统和孩子们	(49)
中美儿童教育差异一瞥	(52)

阿芹	(57)
火魂	(62)
一想到大姐	(66)
婆婆今年八十	(69)
刘东，我想听你说	(76)
路易丝小姐	(79)
布兰尼卡	(82)
爱似深沉的海	(101)
我就是父亲	(107)
珍妮的烦恼	(113)
麦克劳瑞夫人	(121)
三·八节的感觉	(124)
超越性别，难！	(127)
笑过的印记	(129)
我的大学	(131)
学会对别人说“不”	(134)
蛤蟆	(137)
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40)
咎	(142)
永不背叛	(146)
铁面人	(149)
生命的礼物	(152)
本命年自白	(154)
爱的传说	(181)

礼物的重量	(184)
大柏树，有个很美的地方	(187)
微笑的魅力	(190)
同乡	(193)
一张沉甸甸的纸条	(195)
牙医的贺卡	(198)
艰难的一握	(202)
我们不说再见	(205)
寂寞的朋友	(208)
我命在我	(211)
有朋自远方来	(214)
一件小事	(218)
吵架	(220)
羊城买狗	(222)
江湖郎中	(225)
致烟民	(228)
猪油、玉兰油及其它	(230)
家有摩托	(232)
恨不完爱不够的电脑	(235)
“老猫”陈村	(240)
神父鲍伯	(243)
信仰	(258)
大洋边，一个被遗忘的人	(262)
里根让彼得大帝	(267)

想念美国图书馆	(269)
等待	(276)
纷繁的思绪	(278)
虱多不痒	(287)
在美国第一次请客	(291)
冬青林，喧腾作响	(295)
挡不住的诱惑	(307)
一头抓在手里的狼	(312)
人心可鉴	(328)
重要的是心灵的沟通	(331)
搁笔后的思索	(334)
《陪读夫人》初嫁了	(337)
呵，老三届！	(339)
截住闪电	(342)
换个角度看世界一代后记	(345)

乡 音

丈夫一人在海外，闲暇时间几乎都在写信，写他的孤独写他的苦闷，周围的喧哗在他心里像死一般寂静，满目的景色在他眼里像沙漠一般荒凉。有一次，在各种语言交织的嘈杂的大街上，突然听到几个说中国话的陌生人，不善交际的他，竟主动上前交谈，回到宿舍，他细细咀嚼那久违的乡音，一个人自言自语，激动难眠。他把这一切告诉我，我觉得他神经兮兮，不可思议。我倒喜欢听他说美国的事：它的富裕，它的美丽，它的怪诞等等。一日又接到一封来信，他突然强烈地渴望听那首《我的祖国》，令我赶紧录下寄他，而且一定要郭兰英唱的，最好到电影局找电影《上甘岭》的拷贝，从电影里录郭兰英最纯正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我是电影局局长，可以到电影档案馆任意调哪部片子。这特殊任务我当然没有完成。我觉得丈夫突然变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到了国外整天想家，一会儿要这，一会儿要那，不像一个闯荡世界干事业的男子汉。

几年后，我带着七岁的儿子也去了美国，家人团聚的

短暂惊喜过后，立刻感到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和失落。在语言不通仿佛是软禁般的痛苦中，我同样强烈地体会到了丈夫的心情，我渴望听到乡音。常常一个人会情不自禁地哼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哼着哼着眼睛就湿润了。这时，我对没有为丈夫录那首歌感到深深的后悔和歉意。

那年国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要举行隆重的中国留学生联欢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天天盼，掰着手指算，恨不得这一天早点到来。到时，我们可以碰到许多朋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们可以尽情地用乡音聊个天昏地暗！终于到了那天，我早早地在自己学校请了假，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一家人赶到加州大学。只见广场上、草坪上、礼堂里全是一群群黑头发的中国留学生，大家尽情地吃着，谈着，笑着，有的在乐曲声中翩翩起舞。在周围一片普通话的乡音里，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们有幸领到宴会上最后一只月饼，三个人坐在草坪上平分，我一小口一小口细细品尝。这小小的三分之一块月饼，把我带回儿时的故乡：八月十五的夜晚，一阵阵欢声笑语，伴着醉人的鸟语花香。吃完月饼，我曾经站在小板凳上，指挥院子里的花草树木和我一起唱自编的儿歌……忽然，礼堂里传来一声“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的京剧清唱，把我从回忆中惊醒，起身挤进黑压压人群的礼堂，踮着脚尖往台上张望。每个人的心和着台上的乡音跳动，当“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礼堂上空回响时，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此时此刻，乡音征服了每一个中国留学生。

“下面一个节目，男女声独唱：《我的祖国》。”每个人都为之一振，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一个飘着黑发的红衣少女和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小伙走上舞台。丈夫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我的心激烈地跳了起来。空气凝固了。悠扬的钢琴乐曲声中，少女放开嗓门缓缓唱道：“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台下的我们止不住一起哼了起来：“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梢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的声音颤抖，我的喉咙哽咽，“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阳光……”歌声由轻变响，唱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演变成全场大合唱。我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访问学者，有稚气未脱的留学生，有我们这些经过上山下乡又走出国门的中年学子，也许，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们还在抱怨家乡的贫穷落后，抱怨某些领导的贪得无厌，但是，谁会抱怨我们那片土地，那山，那水；谁会抱怨我们的人民，那样淳朴，那样善良！

眼泪涌上我的眼眶又顺着脸颊缓缓而下，我的眼睛模糊了，在我记忆中，无数次唱过这首歌，小学的音乐课上，荡起双桨在明镜似的湖面上，农场一望无际的田野上，黄山那青松挺拔的莲花峰上……不知为什么，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震撼我的心，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我忘情地高唱。虽然，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同样有着好山好水，同样有着人间温情，还有着比家乡更好的物质条件，然而，我们依然苦苦地恋着自己的家乡，热爱只属于自己的乡音。是的，别人的花园很美，但不属于我们；别

人的乡音同样动听，也不属于我们。我们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根。

“妈妈，你们为什么都哭了？”不知什么时候，儿子走过来紧紧拽着我的手，睁大困惑的眼睛问我。

这才发现，周围一片歔歔，我一把搂着儿子，百感交集：

“和小朋友一样，大家想妈妈！”我说。

“这么大的人还想妈妈！”他嘟哝着。

他太小，还不懂。一直在母亲身旁的人是不会懂的。没有比这首乡“音”更能寄托我们的思念，更能表达我们的自豪，更能令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动情！乡音，对于我们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而是一首美妙动听的歌，它不仅仅象征地理上一个国土的概念，还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

乡音象征我们那个根，根连着我们那个永远抹不去的感情。

1994年9月8日

心中，有这样一间草房

我是在一间草房里长大的。我早已离开这间草房了，但，它一直在我的心里……

春

大地吹出微微暖气；小草从泥里探出绿绿的嫩芽；河边绽开叶子尖尖的芦青；两扇关了一个冬天的芦笆窗被撑开了，草房睁开疲惫的眼睛，舒展开身上的茅草，在春风中打了个哈欠：呵，春天，春天来了！

我和哥哥姐姐一个个从草屋里探出脑袋，欣喜而焦急地向外张望。多么想跑出去捉几回迷藏，摘几颗小草！可是解冻的土地是湿的，一踩就是一脚泥，草屋仍然紧紧地关着我们。

然而，春雨缠绵不休地下了起来，河水淹没了水桥，河水爬上了河岸，我们急忙用木板堵住门坎。可是，一觉醒来，水滴进屋里，鞋子像小船似的浮在水面，屋角渗出一道道雨水，帐子也湿了一大片。我们一骨碌爬起来，搬

东西，朝屋外舀水。赤脚站在冰凉的水里，脚下是粘滑的泥地，我直想哭。

我抬起头，看着屋檐上滴下的雨水，在水沟里发出“汨汨”的声响，泛出一个个水泡，真的，草房也在哭。

“它为什么要哭呢？”我问哥哥。

“它不能为咱挡住这水，伤心得哭呢！”

“讨厌的雨，讨厌的雨！”我诅咒着。

“春天怎么是这样的！”姐姐嘟哝着，将碎砖摔在地上，她正在屋里垒出一条路。

“别着急，春天不是这样的，日头会出来的！”妈妈不知啥时候回到屋里。车了一夜水，她全身都湿透了。

夏

天空，乱云飞渡，像有千军万马由东南向西北方向奔去。风一阵紧似一阵，于是，两根又粗又长的麻绳从房顶上甩过，妈妈在屋前屋后打下桩子，把绳子牢牢拴在木桩上。随后，妈妈抓起一把盐往屋顶上撒去，又抄起一把锄头勾在屋檐上。

“妈，这是干嘛呀？”我惊奇地睁大眼睛。

妈妈附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龙最怕盐和铁器，放上它，台风就吓走了。”

“台风是龙刮的吗？”我又问。

“……嗯。”妈妈点点头。

我们悄悄地进屋去，像是怕房顶上的秘密被龙知道了

一样。

“龙风”过去了。草房没有倒下，它挺住身子，微微喘着气。虽然，茅草被卷走不少，它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可我们更爱它。有了它，我们才免遭狂风暴雨的袭击。

秋

金黄色的秋天，热腾腾的米面，香喷喷的米酒。

邻里乡亲，大伯大爷们都来了。他们抱来一捆捆麦秸，爬上屋顶，给破烂草房覆盖一层新草。劳累了一年，它比谁都辛苦。它默默无闻地忍受着艰难困苦，却把温暖和方便带给我们。丰收了，它从不伸手，仿佛压根儿没为我们做过什么一样。“来呀，快穿新衣服吧！”大家喊着它，拉着它。它静静地站着，像是不该领受这份情意。然而，它终于顺从了，穿上了金黄的新装！

“芳芳，来，喝口酒！”大爷喊我。

“我，我不会……给它也喝点吧！”我指着草房说。

“好啊！小芳芳真周到！”乡亲们称赞我。

大爷抱起我，我把碗里的酒向屋顶上泼过去，嘴里叫着：“草房喝酒罗！”大爷在我脸上使劲亲了一下，算是对我的奖赏。草房，你会笑一声吗？

冬

冬天的夜，北风呼号，草房紧缩起自己的身子，怎么也抵挡不住凛冽的寒风。

远远传来密集的锣声，谁家草房失火了！这是冬天

里，草房最难抵御的灾难。因此，每烧一顿饭，我们就要在灶口仔细查看，唯恐火星溅进柴堆。每当深夜，听到这使人心口紧缩的锣声，我们就吓得瑟瑟发抖，上下牙打着架，紧紧地抱成一团，妈妈总是拎起水桶向火光奔去。房子就是穷人的命根子呵，在那寒风呼呼的漆黑的夜，我们睁着惊慌的眼睛，盼黎明早点来到……

天亮了。推门一看，天上地下一片雪白。大雪压弯了树枝，草房变成满头银丝的老人。我们冲出门去，突然，一滴冰凉的水珠滴到脸上，睁眼一看，屋檐下的冰柱化了！

“冰化了，春天要来啦！”

1983年1月6日

归 宿

6岁那年，我随母亲来上海看望父亲，在吴淞的一个军营里住了个把月。离去的时候，那江面上缓缓驶来的大轮船，那当当作响的有轨电车，永远留在我这乡下小姑娘的脑海里。后来我们举家迁居厦门，途经上海，望着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大街，我生出一个朦胧的希望：要是哪一天能搬到上海该有多好！没想到，几年后，我的希望成真，我来到上海，进了一个学校又另一个学校。正当我尽情地享受着上海对我的厚爱，父亲的调动使我又一次离开上海。那一日，当轮船离开码头，我站在船舷旁，望着外滩的钟楼离我远去，想着朝夕相处的同学和伙伴，依恋而惆怅。我想我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奇怪的是，那夜，我们的轮船迎面遇上强大台风，在狂风暴雨中折回上海。尽管风浪的颠簸让我的胃难受得翻江倒海，我却开心得又跳又叫：“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冥冥之中，我和上海已经结下不解之缘。果然，三年后，我从温州又回到了上海！

这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在上海，我经历了十年

动乱，经历了崇明岛上的“战天斗地”，体验了一代人的疯狂和失落；在上海，我有了爱情，成了家；在上海，我做过许多好事也犯过错；我的爱我的恨，我的喜怒哀乐，甚至我的模样我的性格都打上上海这个城市的印记。我人生最宝贵的经验都在这块土地上收获。

总以为这辈子不会再离开上海，我生命的根须已经深深扎进这块土地。可是国门一打开，挡不住的诱惑居然使我又一次离开上海，一去就是数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许多人说，你大概不会回来，可是我的潜意识里没有给过我这样的信息。在异国的土地上，乡愁无情地折磨着我，那片花园般美丽的土地，在我心里有时竟像沙漠一样荒凉。有一天，孤伶伶的我走在清冷冷的路上，一句熟悉的乡音突然飘进我的耳朵：“依听懂了？”猛抬头，一个年轻的母亲牵着一个女孩走在我前面，她俩正在亲热地交谈。在充塞着英语、西班牙语的这个美国西部城市，突然听到儒雅的海上方言，万分亲切。我情不自禁加快脚步赶上去，尽情地偷听着她们的谈话，句句乡音敲打着我的心房，令我心跳不已。后来她们在一幢白色的房子前停下，咖啡色的门在我面前打开又关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怅然若失，许久没有离去。

后来，我终于又回到上海。没有带回精深博大的学问，没有带回腰缠万贯的资本，只带回一颗心，平平常常，明明白白——我想回家。家，对于每个人，并不意味着只是屋子；上海对于我，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是我生命的归宿。不知谁说过，生命总是沿着一个完整的圆运行，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我终于发现，我生命轨道的圆心就是上海！